

奋斗·青春

征文启事

青春是奋斗最美丽的底色，奋斗是青春最无悔的选择。在强军征程上，新一代军人不负韶华、建功军营，奏响一曲曲激昂的乐章，留下一行行坚实的足迹，他们奋斗的青春是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。

着眼记录强军实践、抒写军旅情怀，本报长征副刊即日起举办“奋斗·青春”文学征文活动，欢迎广大读者拿起手中的笔，以报告文学、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体裁，也可采取训练日记、微信家书、军旅格言等形式，记录你和你的战友在强军路上逐梦青春、成长奋进的感人事迹、壮志情怀和心路历程。来稿请投 czfk81@126.com。优秀作品将在《解放军报》刊发，并结集出版。

忙完一天的工作已近夜里11点，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科科长洪超靠在办公室椅子上，习惯性地翻阅手机中儿子的照片。他和妻子、儿子已3个月没见面了。正月初二，原计划陪同妻子回“娘家”，疫情却猝然而至，洪超当即退掉车票返回部队。在火箭军某部任副营长的妻子满津露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3岁多的儿子只能留给爷爷奶奶照顾。一家人，三条线，这样的相望相守对洪超和妻子满津露来说早就习以为常。相恋12年、结婚5年，他和满津露是战友们口中浪漫的“陆火之恋”：一个在陆军，一个在火箭军，两人看似是两条不会相交的平行线，却合奏出了一曲互促互进、建功军营的爱情协奏曲。

2008年，怀揣军旅梦的满津露考入哈尔滨理工大学，成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国防生。入学那天，洪超站在一棵银杏树下，负责接待新生。干练英俊的洪超和爽朗阳光的满津露初次相识，彼此都在心底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印象。2009年，满津露参加集训，没承想洪超是她集训队的班长。集训的日子里，两人相互鼓励、相互关心，彼此有了好感。在集训中，洪超累倒了院。和同学们一起看望班长的满津露，临走时悄悄地把洪超的脏衣服装进书包，拿回宿舍清洗干净。

比翼高飞

向勇 张光轩

满津露的体贴细心让洪超感到很暖心。集训结束后，他鼓起勇气约满津露来到他们初次相识的银杏树下，跟她谈自己的理想以及毕业后的打算。月光透过茂密的枝叶，将清辉洒在两个年轻人身上。

银杏树下的校园生活过得飞快，洪超和满津露先后毕业被分配到相隔千里的军营，但这阻挡不了真正的爱情。“一个军人半个家，两个军人没有家。这样的日子你以后怎么过……”想到女儿将要面对的生活，父母忧心忡忡。

双军人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苦楚无奈，满津露何尝不知。自打毕业以来，因为工作任务繁重，他们经常处于“失联”状态，还时时面对父母的压力，委屈、苦闷让满津露的爱情之路举步维艰。

身边已婚战友面临的诸多现实困难，洪超同样感同身受。那天洪超考虑再三，给满津露发了一条违心的短信：“未来的生活我不想你一人承担风雨，咱们分手吧。”字字如刀，深深地扎进两人的心里……

“只要两人同心，即便爱隔山海皆可平。”满津露的回信坚定炽热。从此，距离再远，情比金坚。

2015年，两人结束了爱情长跑，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。

二

相隔千里的一对恋人，虽不能朝夕相处，却心心相印、同频共振。

2013年，初入军营的满津露就像一棵向阳生长的“向日葵”，踌躇满志、自信满怀。然而，现实给她泼了一盆冷水。专业不对口，管理经验不足……一个个拦路虎，让期待大展身手的满津露有了深深的挫败感。

“你来我工作的地方看看，全当散散心吧。”远隔千里的洪超深深牵挂着满津露，他想方法要帮助心爱的恋人。

满津露坐着慢悠悠的绿皮火车，7个小时才到达洪超位于深山之间的部队。那里苍松环绕，人烟稀少……从小在省会城市长大的满津露，新奇地看着这一切。

这是满津露毕业后第一次与洪超相见。并排走在军营里，满津露不时扭过头看着眼前这个最熟悉的“陌生人”，握着她粗大的手，摩挲着手心新长出的茧子，她莫名的一阵心酸。走过训练场，看到一名女排队长正带着几名女兵在雪地里摸爬滚打，冻得通红的脸庞、青紫的手，令她的心受到震动。

看到满津露有所触动，洪超像竹筒倒豆子一样，讲起了自己的经历。“我当

初到部队时就像个愣头青，专业训练跟不上，管理方法不科学，战士根本不买账。但我从小事做起，专业训练别人练一遍，我坚持练三遍、五遍。别人跑5公里，我坚持跑完5公里以后，再练400米冲圈，每周再来一个8公里……”

听着听着，满津露眼睛里渐渐有了光彩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眼前的困难是每名新排长都会经历的过程？”

只要能和战士心连心、肩并肩，就一定赢得认可！洪超的目光坚定热情。

洪超的现身说法让满津露心中云开雾散。回到单位，面对连队6个专业、8个方向，她仔细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短板。在加班加点训练之余，她用心钻研，自创了一套“形象记忆法”，很快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，一举摘得单位比武冠军。

爱情是事业的催化剂。在并肩携手闯难关的征途上，洪超和满津露相扶相携，共同成长。

去年初，洪超所在营的女兵小梦让他犯了难。小梦是个多愁善感的大学生士兵，面对部队枯燥单调的生活，她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怀疑。在单位组织的心理测试中，被认定有抑郁倾向。

洪超想到了，自己过去教育男兵的那一套，到了女兵这里处处碰壁。

“女孩的心思只有女孩懂。”洪超灵机一动，向满津露求助。

“我试试吧！”满津露毫不推辞。

“津露姐姐，我感觉军营太苦了。”“我也是大学毕业入伍，特别理解你的感受。”满津露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讲起，一点点开导、鼓励小梦，还和她约定一起做朝气蓬勃的飒爽女兵。小梦慢慢变得开朗自信起来。

生活上的互相理解、事业上的相互支持，让两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屡获佳绩：满津露任连队主管期间，个人荣立三等功，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；当指导员，个人荣立二等功，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。2018年，他们家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评为“全国最美家庭”。

三

强军征程上，一对比翼鸟一起振翅高飞，也一同背负着家庭的重担，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
洪超与满津露的儿子，今年已经3岁，名叫懿懿，寓意生活美好、平平安安。看着小家伙一天天茁壮成长，夫妻二人满怀宠爱的眼神中，藏着许多愧疚。

新婚一年后，满津露怀上了懿懿，给他们聚少离多的异地生活带来了惊

喜与憧憬。怀孕5个月时，满津露突发腹痛，洪超请假陪检，被确诊为妊娠阑尾炎。医生告诉洪超，满津露的病情比较复杂，如果不手术，可能诱发急性阑尾炎，导致穿孔。做手术，又有刺激子宫收缩的风险，不但孩子可能保不住，还有可能造成孕妇大出血。正在艰难抉择中，洪超所在部队来电，有紧急任务，需要他迅速归队。

一边是面临高风险手术，最需要自己陪伴的妻子，另一边是需要他带领去执行紧急任务的战友。洪超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，那天晚上，他彻夜难眠。

知夫莫如妻。看着内心饱受煎熬的爱人，满津露用她女军人特有的刚毅“撵”洪超回部队。“你回去吧，嫁给军人我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何况我也是军人，我一定带着宝宝一同渡过难关！”满津露坚定的目光不容洪超置疑。

尽管两人已习惯了分别，然而这一次病床前的分别，却格外揪心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谁都不愿先松开。“别误了车，赶紧走吧。”满津露扭过身子，言语哽咽了。

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洪超奔赴前线的日子里，满津露独自与病魔抗争。前期，因担心手术影响胎儿健康，满津露选择了保守治疗。一连三天仅靠输营养液、打消炎针支撑，体重连掉了5斤，可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孩子还因营养不良，出现了胎心不稳。

医生警告她，要想保住孩子，必须尽快手术。为了尽快调理好身体，满津露强忍腹部的疼痛，按照医嘱补营养，每天吃了吐、吐了吃，吊瓶一瓶接着一瓶……父母不忍看满津露受苦，常常悄悄抹眼泪。公婆也几次想打电话让洪超立刻回来，可每次都被满津露拦了下来。她知道洪超的任务正在关键时刻，恳求医生、父母帮她保守秘密，不要让洪超分心。每每洪超打来电话询问，她总是笑着告诉洪超：“别担心，我和孩子好着呢！”

几天后，满津露被推上了手术台。手术顺利结束后，远在一线的洪超才得知消息，这位军中硬汉当即潸然泪下。

在妻子的支持下，洪超圆满完成了任务。那年年底，旅里组织表彰大会，洪超被评为“爱岗敬业之星”，荣立二等功。领奖台上，看着视频连线的妻子，洪超满是愧疚。“媳妇，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选择离开，留下你和孩子独闯难关。作为父亲和丈夫，我对不起你们！”说到这里，这个铮铮男儿热泪盈眶。

远在千里之外的满津露仍是一脸的阳光灿烂：“什么都不用说，祖国知道你，我也知道你！”

荆楚大地再次春意盎然。自疫情发生以来，武汉人民众志成城，共克时艰。在困难面前，每个人身上闪现的都是美好、淳朴的品质，没有谁汲汲于利益得失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元，都是这场战斗中制胜的关键因子。

“战‘疫’期间，很多人送来食品慰问医护人员，可火神山医院有着严格的制度。面对当地群众的一片赤诚之心，夏清林只能狠心拒绝。这场不是战争、又近似战争的灾难把大家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。再见了，父老乡亲！武汉平安，就是大家最大的期冀。夏清林再次举起了手，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向这个英雄的城市告别。

三

车子再往前开，就快到夏清林的老家了，那里住着他86岁的老母亲。父亲去年年初撒手人寰，当时夏清林因为受命组建阅兵文职人员方队，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，本想今年春节回家为父亲做“新香”，却因执行这次任务没能实现。他知道老母亲在翘首期盼他回家，从当兵离开了家乡，陪伴母亲的时间少之又少。每一次见面，母亲都比过年还高兴。这次母亲得知他在家乡抗疫，就一直盼着任务结束时能见上一面。他何尝不想呢？多想去父亲的坟前燃上一炷香，多想拉着母亲的手陪她说说话，给她多想一想自己刚获得的三等功奖章……可是，他还是让母亲失望了。

车渐行渐远，家看不到了。隔着车窗，他第三次举起右手，给家乡的老母亲行了一个军礼，并留下一串深情的目光……

三个军礼

孙彤

晨光熹微中，返程的大巴车已经静静地等在那里。队伍集结完毕，开始登车。火神山医院保障部部长夏清林站在车下，视线停留在一个个战友的脸上。平日里只能通过隔离衣上的名字相识，现在摘去了护目镜，这些面孔竟然有些陌生。

再见了，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。面对朝夕相处了两个月的兄弟姐妹，他心潮激荡，千言万语化作一个郑重的军礼。

返程路上，伴着车轮滚滚，这段惊心动魄的战“疫”经历在夏清林心中回放。

1月30日7时20分，夏清林接到通知——作为先遣筹备组一员，立即赶赴武汉参加抗疫行动。闻令则动，辗转4座城市，历经29个小时，抵达武汉。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式打响！

2月2日上午，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。打疫情防控阻击战，实际上也是打后勤保障战。为了尽快收治病人，夏清林带领这支见面不足8小时的队伍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，边交接边验收，边协调边采购。经过两昼夜不眠不休的奋战，2月4日上午9时，火神山医院正式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。

在与死神赛跑的战“疫”一线，一切都要拼速度。以往军队定岗定位都需要多番试用考核，在火神山医院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与时间。作为部门负责人，夏清林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根据每个人的专业能力、履历特长，迅速做出判断。两个小时，人员分配到位了。岗位分工虽然仓促，但实践证明，政治机关的干事搞起餐饮保障很细致体贴，财务助理管理库房物资也并非有条不紊。战“疫”就像一路闯关，尽管头顶上悬着道道难题，但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，一起冲锋陷阵。

二

汽车驶过城区，一场春雨过后，地上落英缤纷，因为这个奋战近三个月的城市增添了柔美。

武汉的雨大多是绵密的，但2月14日那个夜晚却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，让火神山医院与大自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。那一夜，暴雨肆无忌惮地敲打着屋顶，板房虽然保温隔热效果好，但防水却经历着考验。夏清林立刻成立紧急维修小组，官兵们在暴雨中对渗水处一点一点排查维修。这时，“火神山医院被大风吹跑了”的谣言在网上流传，夏清林的电话不停地响起，关怀、好奇、怀疑、质问，各种声音如海浪般涌来。那一刻，他和他的紧急维修小组就像风雨中的一道堤坝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问题，他们的回答都铿锵有力：火神山由我们守护，绝对固若金汤。

汽车继续前行，前面是长江大桥。浩荡的长江水向前奔涌着，曙光中船队拉响了长长的汽笛，经过了痛苦煎熬的

一道道血丝纵横于双眼，透过护目镜目光仍炯炯如炬。受伤的脸，疲惫的身，紧绷的肌肉，在出院患者的拥抱、鞠躬中化作暖心的微笑、一缕清风。

如今，中国军医站立的地方已荡平病魔，蓝天纯美、空气清新，鲜花正吐蕊，孩童正欢笑。

向你们看齐

李亚军

那天，你走得那么匆忙，步履铿锵，义无反顾，以致来不及告别，只留下一个无畏冲锋的背影。

如今，最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，伴着明媚的春光，你就要归来了。这是一支军队的凯旋，这是一群勇士的回家，如同送你时的心慌，我的心在怦怦跳动，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迎接你——我亲爱的战友，夹道相迎，还是热烈的拥抱，任何方式都无法表达此刻澎湃的情感，敬一个军礼来迎接你吧，以军人的方式，向你们看齐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特殊的战争

刘永

又见将士们列队出征，又听到那句让人心安的呼喊声，解放军来了！一簇滚动的火，照亮黎明，一抹纯净的绿，打开春天。

这一幕人间突发的阻击战，逆行的英雄又一次由他们担纲主演。纵然天塌地陷、病魔狰狞，他们一往无前、领尽赤诚，最可爱的人，这是老百姓对他们由衷的爱戴。

军旗猎猎，军徽闪耀，有初出茅庐的风华正茂，也有年逾花甲的沉稳淡定，他们是“特种兵”，深入魔群斩首最猖狂的恶魔，他们是“狙击手”，精确打击狡黠深藏的危重病疫，他们是“炮兵群”，集火覆盖战火最焦灼的区域，4000名战士凝聚成强大的攻击旋涡，向邪疫的纵深横扫而去，打一场坚决、彻底的歼灭战。

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，这是一次生死争夺的较量，有扼守、有对峙，有突击，战火昼夜不熄，一道道压痕满面凸起，那是授予英勇的勋章。

忘不掉的奖章

梁捷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外公老了，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“下岗”了，见了我们，他依旧咧着嘴角，却时常记不起儿孙的名字，想不起要做的事情。

去年春节，离家多年的我带着爱人回去看望外公，老屋子重新装饰过，墙上依然挂着毛主席的大幅画像，卧室门框上钉了一块亮闪闪的牌子“光荣之家”。

这次回来，外公像变了个人一样。一整天都躺在电视对面的摇椅上，鸭舌帽檐低垂，半睡半醒，电视很大声，手中握的遥控器掉在地上，他也没有反应。

过年回家看外公的人很多，我们十来岁个孙辈天南海北聊得火热，我喊他：“外公，跟我们来聊天吧！”

外公缓缓扭头，眯着眼笑着摆摆手：“我聊不来了，你们玩。”没过一会儿，他起身张罗着找纸笔，要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，说是怕忘记了。

这时，爱人搬了把椅子挨着外公坐下。爱人已经是入伍20年的一名老兵，但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外公面前，他仍是一个最听话的“新兵”。

外公提起笔，却又忘了要写什么。这时，爱人拉起他的手，放在掌心轻轻拍了拍，然后问道：“外公，您以前说过有几枚抗美援朝的奖章，我可以看看吗？”

听到“奖章”，外公抬起头，浑浊的双眼里有光：“对，有奖章！那是1956年的春节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部队积极分子大会上，洪学智副司令员授予我的呢！”说着，他颤巍巍地站起来，蹒跚着走进卧室。

打我记事起就挂着铜锁的抽屉终于被打开了，外公捧出一个红色铁盒，只见里面安静地躺着3枚奖章、一本红色的汽车驾驶证、一叠黑白老照片和一副银质刀叉。原来，这里面藏着一名老兵青春和热血的全部记忆，他视若珍宝。

我拿起刀叉仔细端详，长柄上刻着的英文字母依然清晰可见。还没发问，外公就自豪地说：“这是我们当年缴获的。”爱人小心翼翼地翻开驾驶证，只见内页泛黄，字迹褪褪，那张黑白证件照上，21岁的外公身着军装，身姿挺拔，气宇轩昂。那一张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年轻战士，正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。

看着眼前的宝贝，外公打开了话匣子。1951年10月，在大同解放军汽车学校学习了8个月，他被分配到汽车连，随即奔赴朝鲜战场，负责运输粮食弹药和木材等军用物资。战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自不必说，由于战争一开始美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，在运输途中，车辆经常会遭遇敌机空袭。最危险的一次，敌机迎面飞来，并在汽车前方不远处投下一枚炸弹，弹片擦着车顶飞过，车窗全部震碎了。而他身旁的战友却没有丝毫犹豫，本能地俯身扑过来护着他。“我是司机，为了一车弹药能安全送达，大家都是拼了命护着我。”

“后来呢？我们打赢敌人了吗？”一旁6岁的小侄子认真地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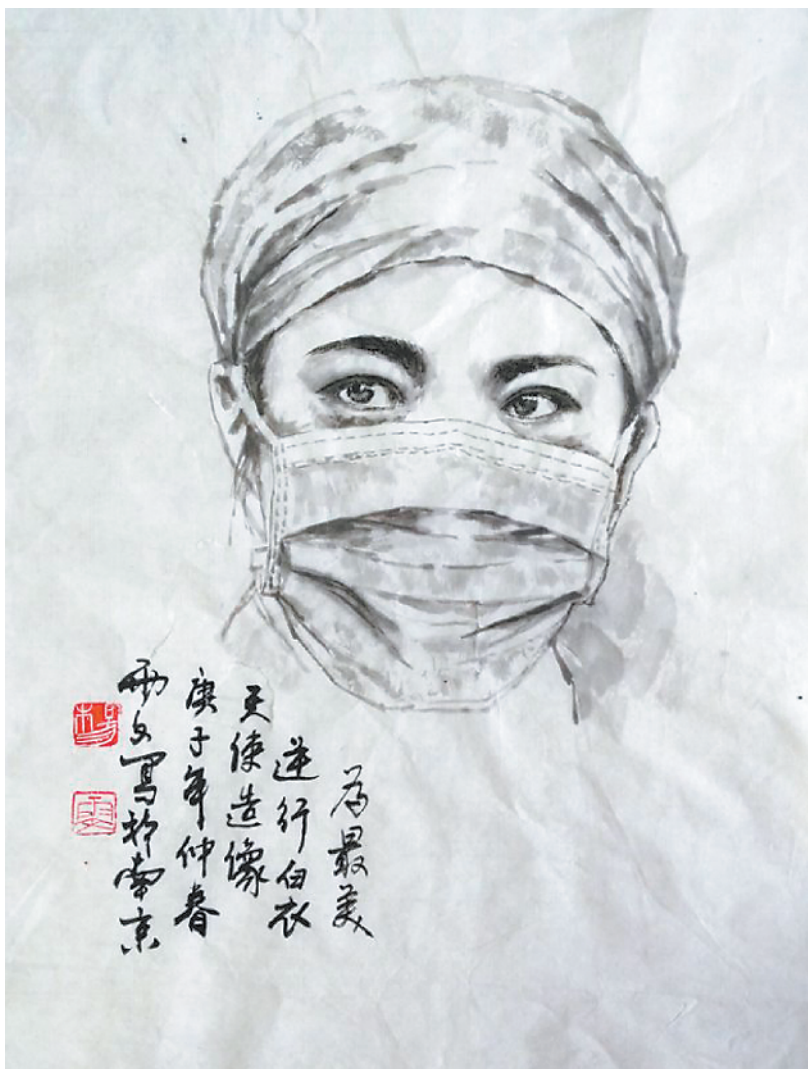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然。”我向他眨了眨眼睛。

“我们志愿军边打边谈，最终迫使对手签字停战。因为我开车技术好，也谈过书，还被挑选出来给参战部队谈的领导开车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位领导便是当时担任中方谈判的顾问……我在朝鲜待了6年，直到1957年才回国。”

那天，外公跟我聊了整整一个下午。外婆说，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外公这么高兴，真是一点也不糊涂。

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，是只属于志愿军战士的光荣记忆。很多年以后，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兵，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、每一张面孔。

后来多忘事，唯独忘不掉战火硝烟中的峥嵘岁月。冬日暖阳下，外公一张张翻看黑白照片，指腹轻抚过每一名战友的脸庞。半晌，他把一枚抗美援朝的奖章缓缓戴在了胸前……



白衣天使（中国画）

杨雨文作



长征

第4838期